

楊汝綱

灰色的花 及其他

58

丁一 旁述

楊汝綱

灰色的花 及其他

丁一 旁述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目 錄

一	1
二	2
三	4
四、一九八〇／八／十八	5
五、一九八〇／十／十	7
六、一九八一／二／十	10
七、詩四首	15
古巷的風格	15
重慶雜詩	16
嘉陵江	18
八、詩：祖國啊！	19
九、一九八一／三／四	21
十、一九八一／五／四	24
十一、詩簡	28
十二、霜葉	31
十三、重逢	34
十四、一九八一／六／五	39
十五、一九八一／七／二	42
十六、日出印象	46
十七、手記	47
十八、一九八一／八／三	50
十九、一九八一／八／二十	54

二十、橫看成嶺側成峯	57
二十一、一九八一／九／八	59
二十二、一九八一／十／二十三	63
二十三、一九八一／十一／十八	66
二十四、一九八一／十二／三	69
二十五、一九八二／一／十	72
寄到武漢的信	
二十六、一九八二／二／三	75
二十七、一九八二／二／二十	77
二十八、一九八二／三／五	79
二十九、一九八二／三／十九	82
三十、夏天，在波士頓博物館	85
三十一、一九八二／四／五	87
三十二、一九八二／四／二十五	89
三十三、一九八二／五／十九	92
一九八二年六月四日	95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98

灰色的花

序詩	103
寄往遠方的呻吟	104
花環	107
絕句	111
最後的詩簡	116
Fantasia	122

嶺上詩草	125
序歌	126
永憶	126
浮萍	126
綿綿	127
一別	127
雛鳥	127
食客謠	128
餓漢歌	128
登臨	128
弄筆	129
蒲劍	129
風吹	129
久雨	130
陌上	130
〈逆旅集〉題辭	131
永遠……	133
寄L.	136
偶成	138
寄一個造型藝術的學徒	139
小河水	142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結束了在北京的講學工作，下午在一書報攤上買了一冊《詩刊》。隨意翻閱，意外驚喜的發現一首短詩，題名是「薈秧歌」，作者是楊汝綱。

我立即打電話給詩刊社，接電話的一位編輯說，他不是一位熟悉的作者，只有通訊地址：「四川隆昌縣，第一中學」。

我當即寫了一封信去，問他是不是我所知道的楊汝綱。我並且告訴他我第二天就要離開北京。再過幾天就要飛回美國。如果他就是我的老友，就請回一封信到美國去。

這已是我第三次回國，一直想打聽汝綱的消息，苦無線索可尋。不料竟在這樣偶然的機會找到，我相信這短詩的作者就是我要找尋的楊汝綱。因為一則這樣的姓名並不普通，二則即使有同名同姓的人，也很少可能會也是詩人，我現在只希望我的信會無誤的到達他的手中。

二

汝綱是我的老同學。其實真正同學期間不過一年半：一九四四年秋到一九四五年冬，那時我們同在重慶南開中學初中一二年級，但是我們之間友誼的建立，却是在抗戰勝利後的南京，有近三年時間，我們雖然不在同一學校讀書，却來往得十分密切。

在南開的時候，我是一位內向而弱小的學生；雖然在功課上還算得上是一位好學生。汝綱却是一位活躍的學生。他當班長，是壘球選手，而且寫得一手好文章。

記得我們第一次作文時，老師發還文章，特別提到汝綱的作文，還讀給全班聽，我那時簡直不易想像可以寫出這麼好這麼長的文章來。後來又有一次教圖畫的陳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個美麗的故事，是關於一個沉在湖底的城市，它每百年升起一次，一位旅人闖了進去與城中一位女郎發生了愛情的故事。汝綱在作文課上，重新寫了這一故事，十分動人，這麼多年已過去了，但我還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南開時，我與汝綱只有泛泛之交。因為無論在文藝及運動方面，我都遠遠不如，我還只是一位自鄉下出來不久的小孩子，他是成熟得多了。

抗戰一勝利，同學們紛回故鄉，各奔前程，雖然有相當數目的同學也回到了南京，但同班四五十人中，到南京的也不過四五人而已。因此老同學就格外顯得親熱。我們雖不在同一學校，可是家却住得相當近。那時我家在頤和路，他家在大方巷，走路十幾分鐘就可到了。

我那時住校，但週末及寒暑假，常常他到我家來，或者我到他家去，更常的時候是我到他家去。因為他有一間在閣樓上的自己的臥室，我們就會整個下午的談文藝，談電影，談音樂。

他的哥哥有一些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有一位是「大剛報」文藝副刊的編輯，所以他十分熟悉當代文藝發展的一些動向，我是從與汝綱的接觸，開始認識到羅曼羅蘭，紀德，沈從文，黃裳等作家。也是從他那裏，開始接觸到西洋古典音樂。

我們也都喜歡看電影。最喜歡的外國明星是英格麗褒曼。他有一剪貼簿，剪貼報上電影照片以及影評。有些照片旁邊，還附以詩句，有一張大概是褒曼的照片，旁邊就寫了這樣的詩句：

「獨坐黃昏誰是伴？怎教紅粉不成灰？」

我受了他的影響，也開始向報紙的副刊投稿，我的文章一般都短小，只是爲了發表慾而寫。他的文章却已有相當的深度。可以看出他的傾向，是唯美，抽象，近於何其芳早年的風格。

一九四八年冬天，我隨家離開南京，不久就去了台灣，他去了何處，我就一直不清楚。但是我一直掛念他，因為他是我一生中最能談得來的人，也是我得益最多的朋友。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在爲他擔心。以他那種文藝的傾向，他能新的形勢下適應嗎？

三

八月二十八日，在美國收到了汝綱的回信，是八月十八日自重慶寄出的，於是我們又重拾起中斷了三十年的友誼，毫無拘束地先在通信中恢復我們的交談。

四、一九八〇／八／十八

定裕：

收讀來信，激動不已。你的信使我追憶起少年時代，追憶起許多往事。我記得別後我們最末一次函信往來是在1949，從那時起30多年過去了。別後我一直沒有再進學校唸書，從1950年起就在川南一個縣城作中學語文教員，1957年以前很順利，後來就坎坷歷盡，艱苦備嘗，當過「右派」，還坐過牢。從那時起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也受夠了折騰。現在無論是祖國還是我，日子都好過多了，我又回到中學繼續教書，但是已經「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了，雖然我要今年底才滿50歲。

我從1956年起有了一個妻子，她叫廖時從，四川人，現在是地質師，學石油地質的，她在重慶工作，和我工作的縣相距250餘公里，有鐵路可通。分居兩地20多年，現在年歲都大了，正在設法調在一起。兩個孩子，都是女兒，大的剛考完大學，考得不壞，很快就可以知道錄取在哪裏；小女兒在唸初中。

我的大女兒高中畢業於我們的母校——南開中學，現在叫重慶市第三中學。那裏校舍大抵仍如舊觀，只不過「範孫樓」「芝琴館」「受彤樓」改了名字，「三友路」和「津南村」依然沿用舊稱。喻爛文（喻傳鑑先生的女兒）還在那裏教英語，她現在是特級教師了。真想還能有機會同你一起去那校園裏看看……

爲了讓你看起來方便，我想使用未經簡化的漢字，怎料竟十分吃力，很多字我都不會寫了。時間真能改變許多東西。國內情況這幾年變化尤其巨大。知識分子開始被重視，學有專長

的人更受尊重。你幾度回國，想必也有所感受。從你在北京讀《詩刊》、在信封上稱「同志」以及你信上使用了不少簡化漢字，我想像你對國內情況還是知之較多的。我現在還想好好做一點事，寫一點東西，只是身體搞得很壞：嚴重的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也許還有早期肺原性心臟病。啊，你什麼時候能再度回國來？真希望還能看到你，和你暢叙別後的一切！

你看到的《詩刊》上的小詩不成名堂。1957年以前曾經發表過一些東西，現在是重新拿起筆來，教學之餘偶爾寫一點，發表一些詩和短文。我的生涯裏積累了一些故事，也想寫寫規模大一點的小說之類，但是沒有時間，也沒有氣力。

我光顧談自己了，希望你告訴我你這些年的生活和現在的情況。你是在美國定居還是已經入籍？家也在美國？從你給我的地址裏連你在哪兒工作都看不出來。我的英文忘得差不多了，查了查R.I.說是Rhode Island，是這個地方吧？可是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地方呢？

半年之內我的地址沒有什麼變動，仍是：中國四川省隆昌縣隆昌一中，倘有變動，當即告訴你。

緊緊地擁抱你！

汝網

1980年8月18日於重慶

五、一九八〇／十／十

定裕：

讀了9月3日信，我激動了好些天。你竟還記得三十多年前我給褒曼影照的題句！我講給時從聽這是怎麼回事時，她也很爲這陳酒似的友情所感動。她現在的具體工作是數學地質，我一點也不懂，但她說：當然，有些地方正用得上應用數學，以後有機會是可以從你學一點東西的。時從是1956年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的，我1950年就在中學教書了，所以她唸中學時曾經作過我的學生。

收到你的信，才感到對美國知之太少，於是到學校的小圖書室找介紹美國的書來看，然而這樣的書竟很少。組成我心目中美國形象的材料，大抵還是惠特曼式的、海明威式的或者卓別林式的居多，與今日之真實的美國已經相距甚遠了。1950年以來看過的美國影片大概不上五部，不久前倒是重讀了《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的電影劇本。我讀到的最新的美國作品，是小說《根》、電影劇本《現代啟示錄》和聶華苓的丈夫保羅·安格爾的幾首短詩的中譯。

1957年曾有一家出版社打算爲我出一本詩集，剛剛來同我接頭，反右派鬥爭就開始了，當然告吹。1957年以前寫的東西，我曾保存過一套，但現在還在法院裏，他們說還要存檔作爲無罪平反的法律依據，不能發還的，又沒有複印設備，抄錄又沒有時間，無法可想。有一些底稿和1978年以來的寥寥的發表稿，很願意寄些給你。但我還沒有搞清楚向國外寄這類東西的有關規定，待我打聽一下看。

有一個文學季刊說不久（12月份）要發表我的一組詩，是寫老夫老妻之間迭經風雨的愛情的，寫的是我們自己的；這家季刊還可能發表我的一組散文，是關於我在重慶鄉間度過的童年的。這些也許你會覺得較有興味，如發表我一定給你留一份。

最主要的，還是想看到你本人，真想和你再作一回長夜談。我身體相當壞，常常氣喘和呼吸困難，但我希望還等得到這樣的機會。到今年冬天，我才剛滿五十歲。

我的母親「文革」前數年即已病逝。家兄現在是鄰縣的一個中學副校長。舍妹在貴陽，學俄語的，如今卻在中學教英文。都分散了，也難得見面。國內情形你也知道，私人去哪裏旅行一般是並不太容易的。

我的大女兒今夏考上了四川大學中文系，在成都。來信說令郎也正要去唸哈佛，他學什麼呢？我特別高興的是兩位世兄「都會說漢語」，而廣菲又熟悉咱們的沙坪壩，其實我還在沙坪壩的中大附中呆過一陣子呢，不過廣菲唸中大附中想來已經是在南京了。我現在說普通話（「國語」）和四川話大概都可以打80分以上，說南京話則恐怕只有40分了，和家人我都說四川話。人是不免懷舊的，60年代初，我曾偕時從專誠去重遊沙坪壩，還想帶她去嚐一回我記得味道極好的一家小店的豌豆麵——當然，沒有吃到。

讀到你信上寫到的「……一直在想，你這樣的文學傾向，如何在新中國適應呢？」至為感動。我現在也還想讀一讀沈從文，國內或許還會重版他的某些文學舊作吧，但目前還沒有。Gone With The Wind的譯本倒在大量發行，我過去沒有看，現在也不想看。黃裳，恐怕最早還是我介紹給你讀的吧，現在

此公在國內也常寫發思古之幽情的文章，一有機會就抱怨他的藏書至今未予發還。50年代他曾是上海《文匯報》比較知名的記者，也在去年才改正了右派的結論。1957以後，不能寫東西了，我曾悄悄搞過一段時間美學，至今還喜歡版畫和油畫（但我自己從未拿過畫筆），那時曾經辛苦收集了上千幅各種外國畫的廉價複製品，「文革」時當然全不知所終了。現在也還訂了一份《世界美術》雜誌，爲了看那些畫。也喜歡過音樂，1949年寫過一首短詩，詩題就叫《莫扎特》，現在還依稀記得那結束的兩句是

「晚春的午夢前沒有誰想到爲你作悲哀的設祭，

一注閃爍的小河流過青蔥的原野去……」

而終於，樹在風霜中老了，什麼花也沒有開。現在，只有時從極偶爾地聽到我哼幾句修伯特或者雷姆斯基·柯薩科夫；而除了你，恐怕也沒有誰能想到我曾經那麼狂熱地仰慕過André Gide和欣賞過Ingrid Bergman了……

10月1日是國慶，趁學校休假去了一趟重慶，原打算去照一張相片寄給你的，已經好多年沒有照相了。縣城裏照得太糟。不料秋雨不絕，出不了門，在家裏呆了三天又回來了。許下這個願總是要還的，但是你先寄來吧！

四川現在很安定了。廣柑（周美成詞裏說的「新橙」）已經上市，不過還是綠的；地瓜則已經賣了很久了。這裏的秋陽還和你在這裏時一樣地宜人，你什麼時候再回來看看呢？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緊緊地握手！向廣菲和孩子們致遠方的問候！

汝綱

1980年10月10日於隆昌

六、一九八一／二／十

定裕：

收到你去年聖誕節手書已經一個月，那時身體不好，又在放假前的忙亂中，回信的事就給擱下了；而且我也想寒假回到重慶去拍一張相片和信一起寄給你——隆昌照得太壞，現在我回到重慶的家裏已經一星期了，過舊年，人來客往，而我家現在是四口人合住十五個平方米，其紛亂可知，相片也還沒有去照。在我們這裏要作成一件小事往往也不容易，這，大概也是我一事無成的原因。

看到你們一家的照片，高興極了。看到照片時我的最初印象，是：(1)從你的笑瞇瞇的樣子，我還能依稀辨認出三十多年前的那個baby face來，最意外的是鬍子，要是在街頭碰上，恐怕是不敢冒然相認的。(2)廣菲風致翩翩，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她的髮式，彷彿那裏面流漾着家鄉的風。寶善寶龍都漂亮極了，就像我們的「小紅書」裏說過的，使人一下子想到「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3)你背後的張繼的七絕，引起了我對你們一家的精神生活的許多聯想。

匯款早收到了，十分感動，也十分感謝。

我的生活不久可能有一點變動：我終於可以和時從調到一起了。我們結婚二十五年了，也分居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中又經過了許多風風雨雨——這種離奇的故事，不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是容易理解的，就在我們這裏，這也不是常規。爲了在生命的黃昏得以團聚，不得不改變先前的若干單身漢生活的習慣。調來之後，大概暫且在她們單位的一個印刷所搞一點

文字方面的工作。我學無專長，唯一比較熟悉的是在中學教書，現在只好晚年改行。據說工作比較清閑，也許我可以借此做一點自己想作的事情。所以，在你再度歸國的時候，我多半已經不必在隆昌接待你了：不在重慶，就在成都——因為時從她們這一攤子可能在一年半載之內全部遷往成都，到成都後我們可以分到一套宿舍，比現在會稍寬舒些。行止完後，當即函告。來信可仍寄隆昌，同時我把時從的地址附告以備用——

中國重慶馬家堡

地質部第一石油普查勘探指揮部

地質綜合研究大隊

廖時從

（國內電報掛號0519）

但這個單位的英譯名不知道是怎樣的，寫信時除了「中國」，也許信封上只寫漢文就行了吧？

這回返家前曾與隆昌的法院聯系，他們同意把留存的我的詩稿之類清點發還，但還不知道何時才能到手，在中國，辦一件事是需要耐心的。1957年曾有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詩集，隨即因「反右派」運動而作罷，後來我寫得少，而且新詩正在不景氣中，印出的詩賣不掉，所以我寫的詩至今沒有成集。我的詩零零落落，不成氣候，倒也不怕老友見笑。我想從這一封信起，每次抄附二三首，並且盡量打亂時間，把早先的和晚近的揉混在一起，這樣也許別有意味。

剪下的半頁，是這個月才出版的一個省內小刊物上發表的，前兩天才看到，却是一年多以前就寫成的了。從思想到形式都比較「正統」，用我女兒背地評論我的話來說是有點「左」。在形式上，多少有一點格律，我以為格律裏是有美的，但國內

現在多不屑於此。《古巷的風格》發表於1948年南京《新民報》，寫的就是當年鼓樓五條巷口的一家小店，這是很遙遠的痕跡了，我感到直到現在自己的詩似乎並沒有超越這首小詩的水平，可嘆之至！《重慶雜詩》是「反右」之前最後一次發表的詩，讀到雜誌上這一組新社會的頌歌時，我已經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帽子了。但是《嘉陵江》的結尾幾行，我自己至今還為之激動。

月底或下月初我想寄一本新出的（二月二十日出版）雜誌給你，那上面有我的兩篇散文，是寫歌樂山麓的童年生活的，沒有什麼道理，但於我自己是一個紀念，因為那是大約三年前我寄食在我哥哥家走投無路直想去臥軌的日子裏寫的，却寫得那麼快樂。

我不清楚中美間現在郵寄印刷的規定，據說，是可以「隨便」寄的，而且寄費不高，我想借此試寄一回看。

英文，已經三十多年沒有摸過，文法之類，已經差不多都還給喻爛文和喻爛士了，還記得一些現在不常見的單字，但在我那也已經是陳年記憶中的「地下文物」一類的東西，所以不必為我寄這方面的書。時從有時和她的同事們一道從電視學英文，我女兒她們也有這門課，但那恐怕都是「人之初」一類的，你寄的書她們未必用得上。我倒是想看看美國現代的詩是個什麼樣子，還有國內看不到的漢文文學方面的書（比如沈從文、周作人、郁達夫之類）。但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的漢文本除香港外恐怕也不容易得到吧，你那裏倘有現成的、看過無用了的這方面的舊書舊刊物，也不妨試寄兩本看——但不要專門去買。我訂了《讀書》雜誌，每期介紹一點國外（主要是美國）出的新書，看那書價，動輒一二十美元，太貴了，而且前已說到：英